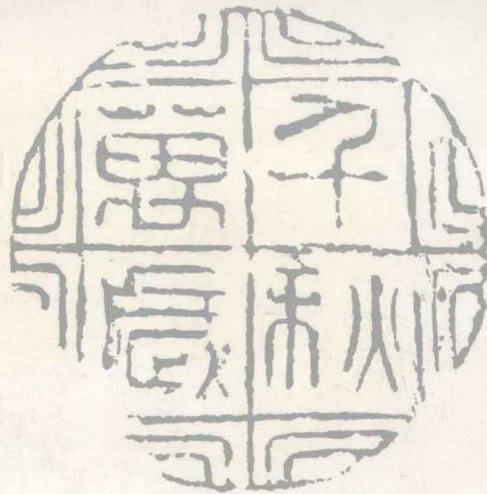


書叢國中代近

刊叢記傳賢先烈先

# 神之年青

—傳容 鄒—



行印社版出國中代近

# 青年之神

鄒容傳

瞿君石著

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 青年之神

| 鄭容傳

定價：新臺幣八十五元整  
美金三・一元整

著作者：翟君

編輯者：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〇一〇九六七七一九號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總經銷：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三三三巷五號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寶強路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741號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

先總統 蔣公有言：「我國歷代志士仁人，每當貞元剝復、存亡絕續之交，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發揚民族精神，恢宏固有道德，從而宏道作人，轉移社會風氣者，史不絕書。」誠然，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毅力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且良知、毅力愈加激揚奮發，則其所影響、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

民國前十八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先發表宣言，即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澎湖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實

行民主憲政，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以上這些光輝歷史，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鮮血、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但在先烈們的同時，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他們居則砥礪風節，出則動關大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由未免為鄉人」的惕厲！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來鎔裁自己，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

「近代中國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生活和思想、學術、操持、云為，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集為一部「先烈先賢傳記叢刊」，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文藝

與教育意義的讀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虔誠的希望忠肝、熱血的革命青年，從這一部叢刊裏，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

秦孝儀 謹序

# 青年之神

鄒容傳

## 目錄

### 本刊序言

- |             |    |
|-------------|----|
| 一、倜儻不羣一神童   | 一  |
| 二、「狂徒鄒二」    | 五  |
| 三、「後來者」的新志向 | 一〇 |
| 四、樓外樓風波     | 一五 |

五、留日考試的磨難	二一
六、爭取自費留學	二六
七、在上海廣方言館	三一
八、「披髮下瀛洲」	三六
九、初識革命同志	四一
十、讀書、寫作、交友	四七
十一、東京留學界風潮	五二
十二、投入革命的新里程	五七
十三、癸卯年新正團拜	六二
十四、拒俄義勇隊與學生軍	六七
十五、軍國民教育會	七二
十六、痛懲衣冠禽獸記	七六

十七、被迫重返上海	八四
十八、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社	八八
十九、蘇報、「大王」、張園	九四
二十、驚世鉅作——「革命軍」	九九
二十一、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	一〇五
二十二、為爭取自由平等而革命	一〇九
二十三、革命之教育及觀念	一一六
二十四、革命建國之大義與藍圖	一二二
二十五、「四帝」締盟九華樓	一二七
二十六、山雨欲來的前夕	一三三
二十七、「捉放」外一章	一三八
二十八、震動中外的蘇報案	一四三

二十九、大文字獄之大會審	一五一
三十、沈蓋案的影響	一五九
三十一、密雲不雨季節	一六五
三十二、從會審公廨到額外公堂	一七一
三十三、被判監禁兩年	一七八
三十四、苦難的獄中歲月	一八四
三十五、二十一歲的國殤	一九一
三十六、身後哀榮、人書不朽	一九八
附錄一：鄒容烈士大事年表	二〇八
附錄二：參考書目及資料	二一八

# 青年之神

## 鄒容傳

### 一、倜儻不羣一神童

四川巴縣，清代屬於重慶府治，位於長江和嘉陵江會口的西岸，地輿志常稱「全蜀之水，傾注於此」；因而運輸便利，形勢衝要，成為川東的鎖鑰，也是四川全省貿易的總匯。

以著「革命軍」一書而名垂史冊的鄒容先烈，於公元一八八五年（民前二十七年，乙酉、清光緒十一年），誕生於四川巴縣的洪家院子。

鄒容，本名紹陶，學名文桂，字蔚丹，出生在一個殷實的家庭；他的父親子璠先生，經營雜貨生意，時常往來於滬、漢、隴、蜀之間，在商業上頗有發展和成就，家境也隨之而日益富裕，於是舉家由洪家院子遷居到重慶小校場。子璠先生先後曾經娶過三位夫人，原配劉

氏，生長子鄒完，字蘊丹；鄒容的生母是二夫人鄖氏，在鄒容幼年的時候，她就不幸因病而早逝；三夫人楊氏，則生有俠丹等三兄弟。在這鄒家五兄弟之中，鄒容從小就天資聰明，深得他父親子璠先生的鍾愛。

當鄒容六歲的那一年，子璠先生就讓他隨着他的異母長兄蘊丹，進入私塾，奉上束脩，向一位鍾先生叩頭拜師，開始他幼年時代的求學里程。在這位鍾先生循循善誘的教導之下，鄒容從認識方塊字起，由啓蒙而循序漸進，讀了一些「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以至於「千家詩」等書；而由於鄒容的聰敏穎悟，這些課業對他來說，都可輕易的過目成誦，毫無困難。以後又開始讀四書五經，鄒容在理解和背誦方面的進度，也都比別人快得多；甚至於比他年長四歲的大哥蘊丹，也趕不上鄒容讀書的成績。

子璠先生和鍾老師，對於鄒容的天才，都時常交口稱讚；有些親友鄰里的人們，也把鄒容看成了「神童」。而自幼就已是頭角崢嶸的鄒容，個性也有些與衆不同，在大方不羈、倜儻不羣之外，難免還會仗着自己的聰明而恃才傲物，常常把別人不放在眼裡。這種性格與行為的傾向，當然與他幼失母愛不無關係。

他的父親子璠先生，基於「望子成龍」的心理，在平日的觀察之中，當然會發覺到了

容這種潛在的個性。在鄒容初進學館的時候，本來給他取的學名叫「文桂」，之後爲了能够匡正鄒容這種「目中無人」的性格，於是在他十歲的那一年，特別爲他改成單名「容」字，希望他能够「有容乃大」，將來也好成爲大器。

鄒容到了十二、三歲的時候，就已經把別人「十年寒窗」都讀不完的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同時也開始涉獵到詩詞和史籍，尤其對於「史記」和「漢書」，更是用心鑽研。平時常好運筆寫詩屬文，字裡行間，隨處都洋溢著他卓然不凡的才華；而他最討厭的，就是當時讀書人用以爲「進身之階」的「帖括之學」。

在那一時期，鄒容在性格和行爲方面，更加放誕隨便而不拘小節。他常在寒冷的冬天，穿著一件單薄的布衫，上面墨痕淋漓，遍體破綻，他自己也毫不在乎；甚至自比於當年孔門弟子子路那種「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的作風，並且因此而頗爲自得。

鄒容的生母鄖氏夫人去世很早，他的繼母楊氏夫人因爲自己所生的兒女較多，所以對鄖容的照顧有時難免力不從心。因而鄒容在平日的飲食方面，不僅是葷素不擇，生冷不忌，乃至於有時候也許會飽一頓、餓一頓的；但是他對這些也覺得並無所謂，依然在讀書之外，任

意嬉游，我行吾素。

正因為子璠先生對於鄒容的讀書天才，有着過高的期望，而鄒容却在言行舉止方面有了這種不太正常的傾向，所以子璠先生對於這個兒子的管教，逐漸也由愛護備至而轉變成嚴厲的督責。當然，老人家無非是熱切的盼望着這個具有天才的次子，能够用心着力於「帖括」和八股文的研習，他日也好在考場中連戰皆捷，高登金榜，能够博取到功名官職，青雲直上，揚眉吐氣，光耀門楣，那麼子璠先生也就可以躋身「封翁」，不再為處於「四民之末」而自感卑微了。

然而，鄒容讀書雖有天份，但却「不務正業」，這使得他的父親在失望之餘，難免會感到忍無可忍，不惜把「家法」施用在他的身上。有時候下手重了一些，打得鄒容皮破血流，而他却依然故我，就是不肯在有關科舉的「正業」上用功。

有一次，子璠先生為了逼迫鄒容作八股文，罰他跪在兩根用磚頭墊起離地數寸的竹竿上，去讀別人所作的八股文章；這樣跪着讀了兩天之後，鄒容實在受不住了，就作了一篇八股文交給他父親。子璠先生自己並不懂得文章的好壞，就請一位在同院居住的老先生代為評閱；這位老先生名叫張俊明，是曾經做過廣東督府師爺的老名士，當他讀了鄒容的這篇文章之

後，不禁連聲稱讚，認為鄒容的確是一個天才的神童，簡直是「拾功名如草芥耳」！

子璠先生聽了，當然高興萬分，回去對鄒容大加安慰鼓勵一番。但是鄒容却固執的表示他個人的意見，他說：

「這種臭八股兒文章，我根本就不願意學！滿洲人的考場，我也根本不願意進去！目下國事日非，就是得到了功名又有啥子用處？」

## 二、「狂徒鄒二」

滿清末葉，由於政治上的顛頽腐敗，使得國勢積弱，遍體瘡痍。到了「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者的列強，仗着他們的船堅礮利，對着古老中國的地大物博，由虎視鷹瞵轉為蠶食鯨吞，從垂涎染指進而豆剖瓜分；不平等條約的枷鎖，以及割地賠款的喪權辱國，使中國淪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次殖民地。有識之士，都不禁為着國事日非而痛心疾首。

在鄒容十一歲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的那年，清廷因為甲午之役敗於日本，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不僅將臺灣、澎湖及所屬島嶼割讓給日本

，並且賠款白銀二萬萬兩，同時也將重慶、沙市、蘇州和杭州等地，闢為通商口岸。

自從重慶成爲長江上游開放的商埠之後，來自外地（特別是上海方面）的書報刊物，也開始使鄒容遙遙的接觸到了外面廣大天地中的各種動態，更讓他心靈的觸角逐漸擴大了向新知識探索的領域。聰明敏銳而且少懷大志的鄒容，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就非常關切着當時的兩件大事：其一是孫逸仙先生在海外創立「興中會」，致力於推翻滿清、復興中華的國民革命運動。其二是康有爲、梁啓超等人，藉由辦報紙、設學堂所提倡的維新運動。

鄒容本來就切齒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如今受了這些新的思潮的沖激，當然會使得他的思想隨之而逐漸蛻變；他開始嚮往着革命，嚮往着維新，對於科舉功名以及八股文的那一套，也就更加不發生興趣了。

隨着重慶的開放爲通商口岸，外國人來到這個山城裡的，逐漸多了起來；其中尤以日本人爲更多，而且依據中日「馬關條約」的特別規定，在這裡設立了日本領事館。

在鄒容十四歲的時候，有一個叫做成田安輝的日本人來到了重慶，成田是日本帝國維新成功的知識份子，不但具有新知新學，而且英文程度也相當的好。當時成田就住在重慶的日本領事館裡面，鄒容和一般熱心維新的青年們，都紛紛的前去請教，並且跟着他學習英文。

以後不久，又有一個日本的陸軍大尉井戶川辰三也來到了重慶，鄒容又和許多青年們向他學習日文。自從和這兩個日本人接觸之後，鄒容的知識幅員逐步又更加擴大，而知識的充實也更促成了他思想的激進與敏銳；日常閱讀新學書報之餘，喜歡和青年朋友們高談闊論，縱談時事，而且往往會發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議論，使一般人認為這些荒誕不經的話，無異都是謠言惑衆。

因此之故，鄒容當時被人贈送了一個「謠言局副辦」的封號。原來和鄒容同時學習日文的青年之中，差不多都是重慶當時有名知識份子，其中有一個人也是好發議論，因為他比鄒容年長幾歲，先已獲得「謠言局總辦」的封號了。

這種有譏諷意味的封號，對鄒容而言，可以說是毫不重要，而且也並無任何影響。他依然特立獨行，鋒芒外露，敢於向一切陳舊腐惡的現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評攻擊，放言無忌，嫉惡如仇，甚至敢向封建權勢挑戰而無所畏懼。因此，使他又得到了一個「狂徒鄒二」的別名。

那時候，在同里少年之中，有兄弟二人已經得了科名，平日不免得意洋洋，顯得氣餒頗高，使鄒容看着很不順眼。於是有一天，當鄒容在街上遇到那兄弟二人的時候，就當面指名